滎陽外史集卷十六

明 鄭眞 撰

序

送知淮安府事德安洪公上任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鳳陽府同知德安洪公範九疇

陞知淮安府事公便道[illegible]官追餞者出朝陽門外

[illegible]至難也鳳陽置郡以來

31927

通守別駕多以事去公獨以才行兼濟簡在眷知甫及二載授以二千石之重君臣際遇可謂盛矣然舍此去彼一政一令之施何所諮謀乎為其士大夫者曰斯文不振久矣公攝守事時謀諸同志興學校創禮殿釋奠先聖與諸生落其成勸勉激厲拳拳焉自今以往復有如公之賢克繼其終者乎為其父老民庶者曰中都天子故里大駕歸幸親王駐師館穀供億吾民甘心焉而公不亟不疾不鞭朴怒罵而事以集子育之恩不可忘

也公今自此升矣其復有如公之撫柔吾民者乎相與執轡遮道欲留真忝以文學掾屬在下風拱手肅容趨而解之曰諸公信厚矣而還命渙頒公不得而辭也然公何以得衆心所同哉有以見公愷悌君子宜民宜人者矣夫高爵重禄君人者所以勸賞天下也聖主於公知之既明將用之天下大尉斯民之生非一郡所得淹而久也今自同知進為太守特其一階一級之升耳自是入為三公入為丞相寧不先有漢故實乎然則公之

不可留也諗矣淮安地包河海控制山東古今形勝昔者張敞鄭弘之治民祖逖韓世忠之治兵枚臯之文章陳瓘之氣節流風遺習猶有存者國家建都江左視淮安為股肱郡以公治行之著輟中都重地來為之守注意深矣公之為治其不以古人自期乎公之先在元世祖為開國勲臣世爵武弁佩金虎符鎮雲夢至公以儒業值興運初知解州入謝日上親撫諭再三自解州歷鳳陽凡三轉綰郡符至四品所謂公侯子孫克濟其美

者非公其誰也耶公其益勵忠勤以報上哉於是衆皆以為然酌酒賦詩而真為之序

送知汝寧府事萬公孟雅上任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一年春王三月詔以泗州知州萬公孟雅陞知汝寧府事公拜命趣裝過臨淮真迓諸道左為公賀公從容言曰民社之司國體所關孟雅藐焉晩進無能為役任以一縣一州猶恐弗勝況二千石之重耶仰惟聖明在上拔擢至此懼隕越為斯文羞何以賀

為真應之曰此足以見公敬謹之心至矣天子於公知之既明故用之亟而任之重也公其夙興夜寐以圖報上恩哉按公南昌府進賢縣人自幼讀書有奇氣洪武甲寅以人材徵至京師天官策以時務盡畧去問目直以己意荅之天官擊節嘆賞曰用世才也授侍儀司舍人進殿廷儀禮司副奏對詳雅甚稱上意謁告歸拜家慶還奏江上徼巡不法事諸巡檢皆杖責公遂授知鳳陽府臨淮縣事臨淮中都畿邑多謫徙之民使者往來

冠蓋相望置驛給馬視以為重先時量其民之物力高
下十分為率以供其役奸民號金銀王者與其徒十人恃
郡太守親契撰詞行賄將變置損益售自私之計公慨
然曰撓法亂政有甚於此者耶實封上言上命臺府鞫
治奸民悉服罪郡太守坐累至死公遂以言事得實陞
知泗州事泗民醇厚古朴公知其易治也蒞以寬治其
民大和以得公為晚士大夫之在學校者撫其事傚漢
魏樂府詠歌之報政上聞遂有今汝寧之命意非才且

能其至是乎汝寧古為蔡州周蔡仲所封在春秋為要領之國齊桓晉定兩召陵之師皆以蔡故炎漢以來袁安陳蕃許劭之流以名節相尚至宋上蔡先生謝公以伊洛正傳啟迪後進文物彬彬焉而自近世以降汝寧首為兵階際今盛明德化涵濡休養生息十有餘年向之稱干比戈晝戰夕備者今則詩書禮樂道古昔而稱先王恂恂乎禮讓之風矣向之飛芻輓粟疲於奔命者今則優游田里以耕以稼養生送死各終天年無愁嘆

困苦之聲矣而公以聰明清强之資當承流宣化之任所以撫安其民者其不以在上之心為心哉漢黄霸守頴川以治行第一入為丞相汝寧頴川密邇之地也公其有所興起矣廟堂鈞軸之任寧不有待於公乎真雖老猶及見之矣遂酌酒為别叙其事以贈公之父玉麟先生博學老成生公時嘗感異夢公政治之善者多出庭訓云時洪武十一年龍集戊午三月十有四日序

送平涼崇信縣主簿定海趙行遠復任序

鮫川為明郡屬邑有虎蹲山以為形勝溟波際天一瞬萬里珠宮貝闕光怪朝夕蛟龍之變化鯤鯨之出没雲煙風雨晦冥不測誠天地之偉觀也去鮫川四十里曰慈峯為元放翁隱居之地有丹竈在焉山勢峭刻林泉幽深靈芝瑶草琅玕之屬叢生其間至其地者不啻上方丈而登蓬萊也邑大姓趙行遠者居之趙之先家襄陽在宋建炎時有扈從來南者遂占籍焉行遠少失所怙有母年八十餘耕田讀書從漁網家取海錯以給奉

養洪武六年夏以秀才徵至京師試藝中選授安西平
陽府崇信縣主簿有能聲三年考滿入覲宴南宮俾復
舊職謁告歸拜家慶慈顔喜悅鄉黨咸以為榮畢事以
來過中都求予文以贈夫士之出處一惟其時而已故
在山林則以尊德樂義為心在朝廷則以濟時行道為
心行遠居海上初無意仕進也及出而任民社之重於
是錢穀賦稅政事刑名與夫簿書期會念念乎動靜語
默拳拳乎舉措設施不能以一息忘也國家用人取法

唐虞三考黜陟久任責成有官守言責者盍亦慎重乎
守之以公蒞之以勤而行之以敏毋曠官失職以至於
戾上以慰廊廟之望下以樂斯民之生前乎如是也後
乎如是也斯其庶幾哉昔先宋時文獻萃於我明若黄
給事竑年以讜直聞應參政徭以文章顯沈國録煥以
道學稱皆在今鮫川昌國諸島嶼間行遠習聞其風其
似而續之矣夫觀於海難為水行遠家海上觀海者也
功名事業其必如海矣乎行遠行矣見莊浪縣簿曰鄭

奇者子同母弟也其必以是勉之

送國學生洪仲友授開封杞縣丞序

杞有夏之後也聖人書之春秋始以伯中以侯終以子有若不足乎杞者豈以其用夷禮失先代之舊歟毋亦以其甘心削弱不自齒於大國歟自秦置縣以來有長吏治其民人遂並列於有司矣今觀其地在梁宋之郊北入燕冀西出并晉四方賔客高車駟馬為仕宦而往來者肩相摩而足相踵也使者一介之命元戎十乘之

儀王事勤勞不遑啟處者冠蓋駢集而旌旄聯屬也原
田廣阜以耕以稼出賦稅以給公上其民甘心焉然而
供億將迎馳驅奔命蓋亦煩且勞矣非有清介勤敏之
士撫柔而勞來之何以副國家安養生息之盛哉嚴陵
洪仲友好學能文由國學生分教臨淮者三年天官奉
命徵入授開封府杞縣丞丞貳令者也於其政事號令
之施得以可否其間非阿順以為同矯亢以為異也今
夫令之與丞聽治一堂之上吏胥抱成案鵠立有啟其

端者曰某事當然某事不當然署其當然者不署其不當然者一利之興民望焉一害之除民望焉斯其庶幾矣夫使依違苟且當署即署利之弗興害之弗除焉用彼相哉仲友以學入政志乎民者也盍亦不負丞乎杞之令長黃原輔由翰林拜御史出膺茲選文章政事綱維於上仲友贊助而輔成之杞其治矣公退之暇問諸境内亦有道古昔而稱先王者乎由是明禮義以正人心興教化以厚民俗有夏之遺風千萬載如一日矣使

有學禮如尼父者過而觀之曰文獻足徵焉豈非朝廷所望士君子為政之効哉

送邳州睢寧縣主簿何振紀朝京序

春秋之學自左氏公穀氏以及文定胡氏之說天下家傳而人誦之際今聖朝科舉取士復增用宋直閣張主一氏胡氏得於伊川程子張氏得於考亭朱子大經大法前後一揆士君子取與之公固足以信諸天下後世矣有能因其學而見諸政其非明體適用之士哉山西

沁水縣何君振紀世家儒素幼從鄉先生胡闢張公德彥游張公通五經元時累領鄉薦後以上第歷任儒臺愛振紀穎悟授以春秋凡王伯夷夏之畧所以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者無不用其至洪武四年之秋有司敦迫就試鄉闈復徵試吏部論楚椒吳札為一例吳札讓國之賢不當以辭國見貶大宗伯見而異之奏為霸州保定縣主簿未幾以減汰冗員調睢寧縣簿睢寧下邳屬邑今為中都畿甸昔者黃石公張子房之知畧江革

王祥之孝行遺風流俗猶有存者振紀居佐貳之職盡心周旋不憚勞勩闔境百里政教所行風動草偃由是盜賊屏息詞訟簡少治郵傳而道路以葺修陂堰而水利以興勸學校則詩書禮讓之風藹如也課農桑則禾麻絲繭之用裕如也振紀之政既為郡府所知遂檄命攝五河縣復攝淮北岸稅課分司事皆有能聲復職雖寧益廉慎自持民以悅服既三年遂以考滿入覲明廷矣振紀其賢矣哉夫窮經將以致用也惟春秋帝王傳

心要典君臣父子之道實備焉推而行之家可齊國可
治而天下可平也豈徒一縣邑閭哉振紀以春秋學來
佐雎寧設施舉措之方本諸褒貶賞罰之要所謂明體
適用者不在茲耶且夫三考黜陟唐虞盛典久任責成
漢唐良法國家用人依倣前代有如振紀之政獻諸九
重之上天顏對越恩言嘉奬不使之復政雎寧以慰其
民之心哉傳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於振紀見之矣予
以鄉貢忝教臨淮振紀嘗以公事至郡府得與論同經之

好故於其行取其為學治政之大者叙以為贈而凡聚散離合之瑣瑣者庸得而畧焉

送鳳陽府推官李公考滿朝京序

政事之重尚矣周禮秋官司寇掌邦禁以佐王而士師鄉士遂士皆其屬也漢有廷尉平司詔獄而部剌史郡太守各以其法律治境内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蓋不一矣宋節鎮府州置推官一人當時公卿士大夫名聲在朝廷功業在民社如趙抃蘇頌之流率由兹選不謂之

得人矣乎欽惟聖朝混一海宇小大之任咸盡其才至於推讞之職尤不輕授盖欲刑期無刑致治平之効以比隆唐虞三代也噫盛矣而為是官者其可不以在上之心為心而勤於厥事者哉吉安李公以儒世家初任河南陳留縣丞以政績著聞陞授令鳳陽府推官鳳陽帝鄉戚里中都重地簿書獄訟號為繁劇公之來也日與郡長貳坐堂上講明治體凡一政之出一令之施相其可否闔境千有餘里風行草偃無有後期至於刑獄置

對則東廳獨署洞究精察所屬官吏貪贓狼籍者按得罪狀或杖或流率媿服以去有先被鍛鍊成死獄者公審其實有罪者至服斧鑕無罪者為破械出之至於疑似之蹤詭伏之奸必俟其發覺呈露逮捕係治而無有寃枉不伸者矣於是縉紳士大夫相謂曰李公其賢乎真聞之作而言曰公何以得諸衆論之公哉帝堯之世伯夷折民惟刑孔聖之門子路片言折獄刑非不用也然非明而清者不足以任法之重輕非剛而勇者不足

以寄人之生死公之治獄小大以情然後以其法施之生者非我能生之也死者求其生而不得則亦末如之何也夫其存心之正用法之公斯能伸其所學而不媿古人矣是宜人所羨慕而歆豔之者使天下為士師者皆如公焉刑措之効不其可致者乎昔者儒先君子有法律仁義之說蓋法律本於仁義必有慈良忠厚之意存乎其間斯民固有觀感動蕩為善而不自已者矣公嘗以仁義之道莫先於教化而教化莫重於學校

每謁先聖廟下必進諸生講明經史以濟全體大用之要可謂知本者矣蒞政之暇詩歌自適嘗賦燈夕短歌行模寫太平風物之盛雍容揄揚郡博士以下皆屬和焉今忽已三年矣考滿朝京凡平日被公容接者能無情乎庸即九郡山川古蹟形勝拈題為詠竊比古人贈出處之意云

送懐遠縣稅課局大使樊先生牧齋考滿朝京序

象山在明海上有丹山蓬萊之勝玉芝朱草琅玕及不

死之藥生焉古仙神人若羡門安期偓佺之徒嘗居之其人物多風流醞藉有冠帶佩玉氣象自宋以来故家文獻棟宇相望至於有元若蔣公商卿博士奉常與典大議藏在有司縉紳君子猶能言之其文行顯著與博士同時者若石壁翁樊公其人乎石壁之學後進之士多傳之而其猶子天民先生實得其緒餘天民傳之子餘慶餘慶以今大明洪武五年用易經試中浙闈計偕春官不樂仕進告于大宗伯歸山中隱居求志以予同年

親若兄弟嘗與論家世源流知其從兄牧齋先生之賢牧齋蓋石壁翁嫡孫尤克世其家者也惜予未及識之既來臨淮三年而牧齋亦以銓試吏部中選授鳳陽府懷遠縣稅課局大使因得挹其顔色聽其議論私竊喜幸庶幾遂平昔之願焉牧齋清慎自律其於商賈之征不以位卑禄薄盡心竭力朝夕不倦或歲時之暇登大禹塗山下和王坑與懷千古見諸詠歌邑大夫博士以下皆重為敬禮考滿得代當朝京師懷遠士大夫咸戀

戀不忍別使來求序以贈夫足國裕民之道莫先於理財故錢穀之職自古為重乘田委吏在孔子大聖不恥為之唐時鹽鐵度支皆以大臣兼領宋儒先君子以道德聞望稱者或主茶塲或監酒務曷甞不盡其職之所當為者乎夫君子素其位而行士君子明體適用之學何所施而不可哉牧齋征商從事貢賦以登上下相安國家勸善録功由是官省部臺憲及館閣郡縣盡其學之所至以大祖父文獻之傳其不權輿於今日耶異時

功遂名成幅巾野服逍遙丹丘蓬萊之上識者固以為神仙中人矣予也忝以同鄉又在契家之末幸得歸老固當盡脫塵鞅以從之矣是為序

送鳳陽府推官李先生淵泉考滿入覲序

吉安李先生淵泉以奧學高行為郡有司所知薦諸江西行省行省以其名上之吏部吏部徵試中選授河南省陳州陳留縣三年任滿察官考為稱職陞授鳳陽府推官鳳陽國家興王之地控制千有餘里九州二十四

縣在管轄之下簿書之煩不易理也獄訟之多不易治也先生日從諸公蒞事公府羣吏就列兩造在庭是非曲直一言輒得其要訊鞫所加不羅織鍛鍊以致其事小大之獄各使就律不以威勢利害為高下輕重今太守河南李公深敬異之以為儒者之効焉夫獄訟民命所關有國者視以為重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雖其所致固有淺深然非端本澄源政平訟理焉能之哉廷尉天下之平也推官

郡府之平也郡府平則天下平矣噫豈輕也哉且夫仕
所以行其道也道在是不以祿位言也先生為古士師
之官其道固足以行諸一郡矣使進而升如錢若水以
同州推而進拜樞使梁灝以大名府推而入知制誥趙
清獻公以武官節推而累官至參大政亦何歉乎哉仰
惟聖明在上天光咫尺崇儒重道日恐不及思得賡歌
之士都俞吁咈於治朝之上致太平無訟之功有若先
生者考滿入覲則以之為臺為省可也然而中都重地

九重宵旰眷念鄉土則以先生復職鳳陽亦可也任賢使能在久任責成令九年三考之法與唐虞黜陟之典何以異哉予知先生尚有以慰鳳陽吏民之心矣先生行有日臨淮邑長山西王君惜其別而冀其復來也俾四明鄭真序以為贈

送渭南縣主簿章宗盛朝覲復職序

朝覲之禮尚矣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禮之所在根

諸人心達諸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定制孰得而踰之哉周衰禮廢更秦漢隋唐以来無復如姬周之盛矣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其威儀文物何如哉洪惟天朝萬方一統禮樂會朝具有成制凡列郡守長每歲一朝州縣長貳三年一朝考功即戶口錢粮之多寡農桑學校之廢興以時其殿最焉其與周人考禮修德之意何遠哉永嘉章君宗盛世為儒族讀書明理而精於法律元至正間以才能見知江浙省臣薦為温州録事內附謫

居汴梁徵入京師授渭南縣主簿渭南安西壯縣簿書期會之繁貢賦供億之重朝夕從事厥聲懋著三年考滿布政按察兩閫咸以稱職聞覲朝大廷宴賜南宮衣冠入謝而歸過臨淮論斯文之契為予言曰其何以得至於此哉予惟君臣上下之間以敬為本宗盛以一命之士得面奉清光對揚顯命法樽珍饌上承寵賜其亦可謂榮矣大雅之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蓋享其恩禮之盛而祝其福受如此也然則宗盛其思為報効之

地哉簿佐令者也雖曰位不稱其才然能以愛民為心而盡力於所當為公侯將相之任其不權輿於此乎夫奉法循理古循吏所以為治也宗盛其夙夜匪懈以無負上恩哉予教臨淮戀戀弗去異日聞有上偕者稱渭南之政於安西諸邑為最其非宗盛也耶馬首告西叙以識別云

送固始縣税課局大使胡子貞考滿序

予嘗讀宋史紹興八年戊午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以詔

諭江南為名來言歸河南陜西之地詔侍從臺諫論得失胡忠簡公者為密院編修官上封事乞斬秦檜等貶公監廣州倉未幾檜啟思陵詔示天下指為横議言之不用又以為罪國家之治亂中外之盛衰判然矣君子以是知宋之南渡不復以北猶周之東遷終不得而西也嗚乎君父之讎義不戴天宋世之禍慘矣下穹廬之拜公豈忍見之哉身為嶺海之行名如泰山之重士君子公論有在矣然而秦檜以公異己必欲置之死地南

荒瘴癘轉徙萬里而守臣復有希其指意為窘辱之者而公不以死生患難為意且著詩詞以自見迨至阜陵御極公道大開名還敘復位躋榮顯年逾八十壽考令終豈非天也哉予客中都嘗預修九郡圖史因得宋順昌郡人王明清所著揮麈録觀之載公遺事為多至及王倫家世出處大致益知公之指斥其狎邪無頼不誣也然而倫之使金終能守節以死其公之言有以激之也耶今去公二百餘年誦其言而論其世凛然如見其

人況其子孫文獻之足徵者乎光州固始縣稅課局副使胡子貞世家吉安為忠簡公之後年四十餘器質修謹言論踈爽而直亮慷慨之氣恒見於日用間識者以為有忠簡公之遺風夫忠簡以直言去國出司錢穀執政者固有以擠之也子貞方以材藝薦不登諸館閣列之郡縣而征商之司乃無異忠簡之貶秩何哉是不然忠簡當權奸用命主懦國弱其由內斥外固宜重嘆以為不幸今明良相逢萬方一統而子貞由小及大升高

自卑殆將歆羨稱美而不已者豈曰錢穀貨財之職為非所當為者哉士之懷才抱德者以得時為難時有用舍身有顯晦予貞其可謂得時矣昔宋宰執侍從家多在大江以西廬陵歐陽氏至丞旨原功而益著清江劉氏至集賢良甫而復顯若盱江曾氏臨川王氏晏氏平園周氏亦有文學政事繩其祖武者公侯子孫克復其始胡氏與諸家相望予貞其不當以忠簡公自期乎左氏載陳敬仲之占有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子貞上泝

忠簡公已九世功名事業其不在今日耶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予於子貞實有望焉因其考滿如京師庸叙其
家世之淵懿以為贈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一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二

明　鄭真　撰

序

送知邳州事楊公考滿入覲序

吾鄉四明袁先生志衡以宋侍郎潔齋諸孫世家文獻德行問學為後學者師際今聖運徵入京師授知池州府事政事神明洞見幽隠屬縣長貳少所許可獨與建

德知縣楊公子方愛厚每於其至府白事親與為賓主之禮公闗西盛族嘗登趙公益陽之門設施舉措皆得諸學問講貫之素公既考覈稱最復職逾年中書奏陞知鳳陽府邳州事適袁以謫過邳公以故人致館穀之禮君子於是知公之厚矣予與袁為親契嘗遇諸淮海上聞其道公之賢咄咄不離口而恨未及識公今年之春公以事至會府見諸庠序間容貌之修偉襟度之脫灑文章語言之俊邁高爽然後知其為故家文獻之盛

恭令行禁止數百里之間雞犬相聞安於生養完聚而無愁嘆困苦之聲矣吾民殆將盡其力役終其身事之不特如河南之願借寇恂而已予於是喟然歎曰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公其庶幾哉夫聖王之治莫重於得民故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未若得民心之愈也公之得民如此其能以在上之心為心哉迺若簡牘登載所謂農桑學校戶口錢糧云者特其服官守職之常爾昔冉求以政事稱其後得封為下邳公公學聖門者也當君

明臣良之時為政在輦轂下考功上奏重瞳昭回高爵重禄其不復見於今日乎予因表先生而信公之為人又因邳人論公治政而喜為天下道也遂著之序以為贈

送邳州判官陳君惟仁考满入覲序

蘭亭在越郡西南二十里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晉人觴詠之故蹟千載一日也士生其地往往詞藻醞藉有永和之風予在元至正間過山陰拜王右軍祠上天章寺

閣覽觀山川形勝退歸所寓因識故宋侍郎公之裔陳
君惟仁君美容脩髯風神秀朗慷慨論議時方承平讀
書著文謂取科第如拾地芥予因服其為人嗣後二十
餘年際今聖運予以鄉貢典敎臨淮而君亦以六科試
藝中選授真定景州東光縣丞道過中都相見有如夢
寐逾年以減汰召至闕下覈稅廣信能聲著聞還授邳州
判官邳與臨淮皆鳳陽屬邑君以使府期會往來不一
因得與論宿昔之好君尚氣誼重然諾而吏治尤為精

敏邳當大河南北之衝公侯貴臣以王事出入供億無常君上承下姁悉得其歡至於獄訟兩造在廷一言之間情偽以決有經其化導勸誘至於革心悔過者尤多由是三年之間其民皆安樂生養熙熙然詩書禮樂之風而君稱為輔佐之賢矣噫地靈人傑古今美談即君之為人而考其為政可謂不負平昔所期矣山川靈秀之鍾故家文獻之盛其然不其然耶昔漢韓稜為下邳令徵拜尚書遺愛在民廟祀不廢晉王祥為下邳別駕

至今傳其孝行善政之得民如此此君其何媿於古人哉仰惟聖明在上致理之效有如唐虞以君之佐邳在畿甸之近而治績彰彰如是銓衡上考簡書有程仰黄道之天開瞻聖顔之咫尺所以寵綏而福禄者不在兹乎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此諸侯見天子之詞也邳之士大夫於君之入覲盖有望矣予與君相知為深於是敘其出處之正以致其期望之厚云

送鳳陽行大都督府僉事胡公朝京序

鳳陽國家興王之地肇建中都虎旅雲屯周廬千列於
是立行大都督府以控馭之建牙視篆上應天樞自非
文武英傑熟於韜畧者豈足以當之哉譙郡胡公奉上
命來僉督府事當京畿清謐錢穀甲兵夙已具備而公
從容折衝文武將吏悉聽號令貝冑琱弓之士帖然衽
席之上各思盡力所報而凡係籍為民者皆得以安
養樂育於太平無事之域若公可謂賢也已洪武十三
年之春聖天子圖治勵精更官定制建五大都督府以

統治軍民玉音渙頒趣公入覲盖將增重本兵班聯上袞以節制藩維盟功帶礪也斯不亦盛乎哉夫將帥之才於其治兵以考其成功公忠厚知勇出於天稟值聖運肇開龍飛九五躬屬櫜鞬援桴鼓與諸公周旋軍旅中決奇取勝有如耿恭謙退不伐有若馮異勲名既著聞望日隆上心眷注齋壇授鉞誠有待於公矣乃今佩綬進趨天顔對越堯言湯誥崇股肱心膂之任禁中頗牧指授器使非公其誰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鳳陽有司百執事寧不賴公於是哉麾節言邁謹率僚佐以别且進一言為贈

送鳳陽行大都督府僉事陳公朝京序

上在位之十三年詔立五大都督府以統諸衛所以尊國體重軍事也於是僉鳳陽行大都督府陳公奉命朝京蓋將盛齋壇之禮以為授鉞之榮焉惟公淮海望族沈機勇畧足以制馭三軍仁心厚德足以撫綏百姓自

其早年上逢聖運躬屬櫜鞬與諸將帥出入行陣間六韜三畧堂堂正正迪師中之吉上膚公之奏武階勇爵位望日崇其僉閫鳳陽也髙牙大纛前驅後翼增中權之節制示上將之威儀笑談折衝從容整暇僚佐協恭軍民安堵生養教訓安樂太平而公之令名廣譽日聞於黈纊之上矣仰惟廷陛天開威顔咫尺温語如春以賜以勞衣冠佩綬奉揚對越樞機之任輔弼之功用以勒勲彝鼎垂名竹帛豈不足慰鳳陽羣有司之望哉夫

天生五材何能去兵將帥之職安國家定社稷功莫尚焉故武文萬邦為憲周詩所以美尹吉甫也帷幄決勝千里漢史所以稱張子房也公當明良際會之時風雲龍虎千載一時也戰多之績視諸古人矣自今以往公其盡心報上與功名相始終哉其以非材謬膺郡寄承下風而被餘光者非一日矣旌騎南輳能不戀戀於中耶謹敘公出處之大以致頌美之誠云

送鳳陽太守李公歸滑臺序

國家設官分職任民生之寄者莫盛於郡守漢帝所謂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者是已今士大夫仕宦於朝得至二千石亦云榮矣責望亦不輕矣求其任處京畿慎終如始奉身而退如我滑臺李公者何其少哉鳳陽帝鄉戚里地大物衆號為難治公之來也勤以涖之敬以行之持之以公平律之以廉潔本之以仁慈寛厚不矯矯以為高不察察以為明闔郡九州之吏民敬之如神愛之如父令行禁止境内稱治而尤究心學校尊敬賢

士探討論議求其所未至由是令譽彰聞咸以為鳳陽置郡以來太守之賢莫公若也公不自矜喜益加慎重逾二年代者至公曰我其免於戾矣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我將歸隱林泉與猿鶴相主賓矣投牒遂行郡僚佐父老民庶追送淮河上戀戀不忍别有傳輿人之誦者曰煌煌兮中都綿萬代兮基圖煥堯言兮都俞曰我公兮爾守爾居公之來兮五馬繡衣冠兮儒雅坐黃堂兮任民社歲其有兮祥慶來下湛形神兮至清水之清兮

月之明政以成兮民以寧樂雍熙兮盛平駕公車兮結軫驂騑騑兮雙絅望滑臺兮不遠伊近曰公歸兮黙孤村之深隱攀轅卧轍兮公不少留我民之思兮心曷以休淮山曉兮淮水秋溘清風兮公其來遊真聞之起而言曰公可謂得斯民之心矣然公去志已決其若之何哉夫進退一致也進而仕所以行此道也退而止所以全此道也公識進退之宜明仕止之正庶幾於聖人之道者乎輿人之誦豈欺我哉於是退諗諸衆而為序以

贈

送鳳陽府推官劉可成歸長沙序

上在位之十有三年命有司求賢良方正之士其遂以薦入京師授鳳陽府推官竊伏私念獄事係民為重而才譾德薄懼不足以稱聖恩既到職因得與前推官劉君可成論交承之契可成長沙名族性姿温厚議論詳懇恂恂然儒者也蒞事鳳陽甫三月餘稽經按律決獄平允其狴犴之嚴扃鐍之固朝夕惟謹視其寒暑燥濕

為之洒掃而祓除焉常使囚人安於桎梏而疾癘不生蓋以所犯在彼而所施在此於秋霜慘烈之中有春風和煦之意吁是其仁心之存者歟承之後塵凡簿書成案是非曲直議擬裁決方將資以取益庶幾告新令尹之意焉乃以歸田得請言別能不慨然於中耶夫懷土常物之大情旅次天涯憂虞薦至不如鄉社桑梓之可恭敬止也祿食鼎鍾曳婁朱紫榮耀一時不如布衣疏食之可安樂長久也勞神州縣莫遑啟處不如山林泉

石之可從容延佇也然則可成之歸孰得而挽留之哉
長沙居三江五湖之中地大物衆為東南上郡有屈大
夫賈太傅之遺風自唐及宋人物宦遊之聚若歐陽詢
褚遂良沈傳師及致堂胡公平園周公朱文公考亭張
宣公南軒道德儀範相望後先數百年來衣冠文獻之
澤猶有存者即可成之為人盖可見矣今而脫屣仕途
田園歸老用詩書禮樂化湘潭為鄒魯使章甫縫掖之
流尊為鄉先生豈非其所望於可成者哉行有日夙所

承事者若司獄張彥實府吏其其等十有餘人眷戀不忍別請一言以為贈遂不敢以不文辭也

送頼上教諭徐景顔謁告歸三衢序

鄉貢進士太末徐先生景顔典教中都之頼上縣逾兩考不調座下執經凡二十人以成績著聞固有貢春官入成均者矣一日慨然曰昔我二親棄捐相繼塟諸穀江之陽而風氣弗完吾親不能以妥寧也失今不圖異日無以見我親於地下矣遂以改塟告諸有司得報而

行過臨淮予以同年之契餞諸水滸告之曰景顏克伸情事庶幾始終無憾矣夫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親之安子之安也親有未安子其得而安乎是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人子當致力者也況夫山川兆域體魄之所藏神明之所宅焉者乎且塋地固有當擇者亦有不必擇者惟審其安不安而已自龍穴砂水之術行好事者圖其地之形以售諸人曰其可貴其可富其當貧其當賤聽而信之者往往牽於吉凶於其

親之亡有不及時而渴葬者有過時而慢葬者有終其身不能葬者噫獨何心也哉夫富貴貧賤天也我其如天何彼術者之言亦已惑矣景顏謁告改葬其親求其親之安也非惑於富貴貧賤之說也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景顏其慎於禮哉窆竁既畢奠祭如儀盍亦念夫我職不可久曠也佔畢之士望之久矣必亟來以慰其心乎使夫留戀鄉土而曰遲遲我行也豈國家所望儒師作成後進者哉景顏行矣見常山可齋陳先生

為予問訊焉先生予故人也景顔以予言示之其以為
然乎否耶

送延安府宜川縣黃君孟仁歸莆陽序

閩南儒先過化之地自宋以來道學正傳融液漸漬三
百餘年於茲矣莆陽在南閩封域之内比屋詩書衣冠
之盛比諸鄒魯鄭公獻可朱公原道林公以順在元時
皆以科第顯仕化諸鄉其門人德器成就為時模範者
則今宜川知縣黃君孟仁其一也孟仁之家于莆也嘗

領郡太守及縣令聘幣為教導者十有餘年弟子員繩
繩有師法出而見用於時者十餘人由是聲譽著聞以
其名上之天官孟仁以母老力辭不得已為入京師試
藝高等天官大宗伯張公其大器重之奏諸闕下遂有
宜川之命宜川延安屬邑古為丹州宋時西帥經畧之
地蕃漢雜居號為難理孟仁撫摩疲瘵斯民愛之若父
母然適五月解職而去過鳳陽郡博士吴先生義孚同
門友也為致館穀之禮且賀之曰士大夫得仕非難得

遂歸老為難子歸矣其為明哲保身者乎孟仁曰我身不足惜也老母年逾八十慈懷戀戀不能一息寧也始相别時我母流涕言曰我死汝方得還我見汝無日矣幸而我母在焉尚以慰我母之心乎真聞而告之曰士君子立身行己順其理焉爾向之出仕忠也今之歸養孝也忠孝古人所難孟仁其庶幾矣且進退隨時時可進也則進不為榮時可退也則退不為辱孟仁之於進退豈不從容有餘裕者哉莆陽山水之秀甲於閩中壺

公之勝蟠井之異好事者以為美談孟仁既歸指其平生釣遊之地徘徊顧盼足以係千載之思矣定省朝夕之暇盡出其師説以淑諸人以惠幸天下後世使莆陽文盛為東南冠其非士君子之所望者哉請以是為孟仁贈

送開封府杞縣丞洪君仲友歸嚴陵序

洪武五年之秋予以明經應浙江行省鄉貢進士舉識嚴陵洪君仲友於稠人中即而挹之氣清神明信其為

佳士也既辱膺薦書偕計春官授文學掾來中都之臨
淮逾三年而仲友亦以國學生試藝高等賜綺衣分教
臨淮之子弟遂與論斯文之好為至又逾二年仲友召
還京師授河南開封府杞縣丞杞在梁宋之郊公侯使
客冠蓋相望軍輸賦役視他邑為重縣有令有簿仲友
盡心其間旦夕集其民咻噢而教誨之其民相謂曰丞
我父母也其勿慢凡一政之出一令之施率勸趨恐後
縉紳君子以仲友為不負丞矣會親王建邸河南百物

所儲動以萬計郡府擇司其事者皆曰非洪縣丞不可
仲友受命弗辭勾稽探覈出納惟允鳩工之聚實有賴
焉考滿慨然曰我何久於此哉家有老母不及時致養
我之罪大矣先是其母使季子仲德來為仲友圖婚得
陽穀張氏親迎成禮既有子矣適朝廷許在官得代者
還里仲友再拜感泣曰聖恩如天莫量臣微克遂所願
所謂生死而肉骨者其在茲乎遂及室家登舟過臨淮
子酌之酒曰仲友可與論出處矣夫士君子之所由者

道而已不合乎道其不媿為人矣乎仲友家世業儒年
逾四十學以裕已善以淑人忠足以奉上仁足以恤民
孝足以及親君子之道萃於其躬矣故其進也以道之
當行退也以道之當止其心之所適志之所安孰得以
淺近形容之哉千里征途言遄言邁高堂白髮朝倚門
而夕倚閭也其亟以慰其心乎昔者曾子嘗有言曰我
初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仲友歸
養其母以其餘祿奉觴稱壽鄉黨親戚來宴來賀慈孝

之情固有感動人者矣傳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仲友
之謂乎予與仲友俱淛產為同鄉業春秋為同經任教
事為同志而久客淮山望家之想日形夢寐曽不及仲
友出處之裕如也於其别姑書以為贈

送開封府鄭州滎澤縣主簿王以仁歸養序

國家以興教化為本凡俊選入成均者使分教天下之
學於是太末王君以仁以洪武八年之五月奉上命來
鳳陽之宿州逾二年還京師授河南開封府鄭州滎澤

縣主簿當關陝要衝道西北而徑東南者率由之以仁年逾弱冠才敏氣銳讀古今書期於適用既至慨然以民生為已任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躬為之率先其民愛之有如父母會親王建藩河南宮府所須丸實為重以仁領開封府檄司琉璃窰場土摶色設之工精好完美故上而公侯方伯大臣下而郡守長吏以為非以仁不足以致此咸尊重而禮貌焉三年考滿蒙恩歸里因謂人曰我少失母氏今獨父在耳忝佐下邑在數千里外

而我父以道遠不遑就養且遣人以書來俾授室金斗
張氏為嗣續之圖今幸挈累以還無一金為壽將耕獵
樵採為朝夕甘旨之供焉予聞而韙之曰此可以慰其
親矣夫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君子之所謂孝也是
故蒞官臨民兢兢業業而清慎自持內慾不萌外邪不
入至于一舉足一舉目之間不敢忘其親焉蓋所以保其
遺體不以利誘之私貽其親羞也彼有隨墮窳敗業貪墨
敗名囊充稇載駭心耀目使其親憂在旦夕者獨何心

也哉且得禄以養其親親所樂也禄有厚薄費或不貲
而養有不及親亦何憾焉若乃潔身而退不辱不汚有
如以仁焉者其父見之懽欣喜悦當何如哉昔宋趙清
獻公仕蜀以琴鶴自隨故家文獻論廉介者莫尚焉以
仁生清獻公之鄉其聞風而興起者耶予忝教臨淮久
糜廩禄不得從以仁而去深竊自媿而嚴陵洪君仲友
以予同在泮產求一言為以仁贈予安得以不文辭哉
仲友亦國學生為杞縣丞仕止進退與以仁同往來又

同舟載庶幾敦始終之誼者云

榮陽外史集卷二十二

榮陽外史集卷二十三
明 鄭真 撰
序
送平涼府判官徐公復任序
平涼為西北邊郡控制蕃部勢極萬里國家倚為重鎮元勲碩望高牙大纛將命出入弘遠畧而奏膚功者相踵也一介使副輕車駟馬旌節所向宣上德而達下情

者相接也殊方異俗一統咸歸荷旃披毳之流匍匐傴僂效誠奉貢者若百川之歸海衆星之拱極也彼其地大物盛則夫任撫綏佐輔之寄者可以不得其人哉江右徐公宏遠以南州高士之裔由孝悌力田得判平凉府事上任以來承上接下無不得宜而其錢粮户口農桑學校凡職之所係者實盡心焉既三年考滿入覲拜恩華蓋殿下錫燕而歸中朝士大夫且賀且喜咸賦詩為贈請予文為序夫民社之司所係者重漢時長吏安

官樂職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治行之著者則璽書褒寵增秩賜金盖所以重斯民去思之心以為久任責成之法也豈徒玩歲愒日以養資格為哉公之倅平凉吏民既熟其為政矣其來朝也必企首翹足而望曰盍歸以撫我乎今既慰所望矣則夫教令之施固將奔走之不暇矣異日報政上聞尊官重爵其不有以寵綏之乎夫府倅之於太守義均休戚使夫慎終如始協衷和恭庶幾上副國家委寄之隆哉傳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墍

公其有焉予弟奇簿莊浪時於公有周旋之契故於公之行敢誦言以勉公名原別號闕溪漁叟云

吴氏譜系序

予以臨淮學官考滿與鳳陽教授吴先生進牌入覲闕下對清光聆玉音應制進詩薦承宴賜一日朝華蓋殿先生以稱職授寧波府主簿予亦忝除廣信教授幸得過家上冢與先生買舟東行先生既上任寧波士大夫且賀且喜造謁館下先生出示譜牒且曰某忝以世緒

謬拜恩擢民社之司凜不自勝維是系序之傳奉以周
旋不敢失墜今老矣尚未有子息嗣而續之其能無所
望也耶縉紳君子諗焉觀焉仰其科名之懿世澤之厚
執筆撰述盈諸卷軸俾予序作者意夫君子莫貴於重
本譜牒之繫有尊祖睦族之義焉非所謂重本者乎以
吳為周室之懿胄昔者太伯仲雍以天下讓至延陵季
子而讓國益以明著自國而家子孫蔓延天下有能謹
尊祖睦族之義則泰伯季札退讓之風千載一日也然

以莆田水南一族觀之由宋以來號為全盛五太守狀元坊之號功名爵禄冠於閩南至於晚歲潮州倅君復守節義可謂世臣喬木也已恭際熙朝右文更化先生嗣而承之文章德行掌教中都自王邸臺察至郡府州縣皆改顏而禮貌之由是出倅于鄞凡簿書刑政之宜詩書禮樂之正異日公侯復繼萬石君家之盛豈非寧波士大夫祝願於先生者乎夫家有譜牒國史取信唐太宗詔許敬宗類天下氏族序世家者有考焉乃令紬

書金匱述作並興若斯譜者上送之官豈不足以風厲天下乎可但昭穆世次為一家之傳耶孔子曰吾學周禮有宋存焉予於吳氏譜亦云

送廣信守禦千戶陳公赴召命序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熊羆爪牙之士以忠信勇力自奮於功名爵祿之會者以戰則有一月三捷之功以守則有專城方面之寄勲名載史冊聲譽在朝寧恩澤在子孫吁其不盛矣哉定遠陳公某自幼以材畧稱際聖主

龍飛江左環甲執兵與在行間累功至武毅將軍守禦千戶由永新移廣信所至號令精明軍民按堵迺洪武十四年朝廷命取雲南公以兵隷安陸侯帳下時公年幾六十氣體充肥而騎步便捷所向有功行營以老將目之逾年八月進兵邏邏斯之地羣蠻立栅山中者首尾相應猝不易拔衆議以百者當一寨為賊往來要衝巖崖壁立最險而固宜以奇兵出其不意取之則諸寨不攻自破矣求將難其人安陸侯以屬公且許重賞公

曰其當捐身報國無他異也設死得一棺足矣況未必
死乎約以是日四更復命於是率百夫長南陽衛臧勝
廣信所張榮壯士四十餘人乘夜攀藤蘿以登賊不之
知也一鼓拔之捷報如約自是西堡及阿黑白崖關七
寨皆震慴請服安陸侯酌以巵酒誇為雋功上其事于
朝公既振旅還廣信逾年命名還闕下盖將奬厲賢勞
致其委寄任使之隆也公其可得而辭哉夫竭忠敵愾
固臣子之用心而賞功録善實朝家之盛典三代以來

尚矣漢置武功爵以賞戰士多至超等或賜武臣則倍於文官所以閱其勞而敘其績者何如哉昔者傅介子班超之流其始皆以下位致顯秩實由在上者有以致之以公職長千夫寵榮亦已至矣然以安陸侯知人之明公克承知己之遇善將善兵於斯為至故能以上多之績膺促名之榮則夫推轂之命齋壇之拜其不在於今日乎易師卦九二之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夫人臣有功而君寵任之豈為一人哉

所以為天下後世勸也君其益思盡力以報上哉將行

廣信士大夫戀戀不忍别請予為之序云

送廣信府同知嚴陵方公入覲序

國家朝會之制歲時大慶海宇普同其在内文武百司

則有常朝起居之禮在外布政按察暨府州縣之長若

貳及首幕司者每歲首賜之来朝隨班上壽考其功過

而以時賞罰焉迺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春正月朔旦

天子御奉天殿文武兩班以次序立車輅象馬羽衛兵

功車服以庸乃虞廷慶賞之盛玄袞及黼路車乘馬則周人錫予之公世運既降虞周氣象不可得而見矣然而君臣上下木水本原之義固有亘萬古而不泯者則人心天理之正也仰惟聖朝龍飛啟運聲名文物前代莫及而同知公以文學起家貳茲甲郡仰瞻天上清光咫尺則夫赤芾金舄所以雍雍其來肅肅其止者在今日矣至於民生之休戚風俗之淳漓政治之臧否農桑學校錢穀甲兵之重承顧問而綏寵祿者不在茲乎易

晉卦明出地上之象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同知

公幸際盛平名華仕版幾於古之康侯矣錫命之榮不

有協於易象矣哉雖然天眷之隆民望之隆也公佐政

已及三年政治浹於人心久矣今其行也咸曰其亟歸

撫我乎夫天之心即民之心也天之所欲民必從之公

盍以慰其心哉

送長沙衛馬千户上任序

壽陽淮穎要衝有淝水八公山為形勝實漢晉以来用

武之地其人多英勇果毅有古烈士風皇上龍飛淮海壽陽為中都畿邑帝鄉戚里輦轂之近凡具一材一藝者皆奮迅挺拔自致於功名之會矣其非雲龍千載之逢乎馬公世家壽春早以膂力闖執兵行間從征伐有功授廣信百戶盡心率職將二十年會朝廷有事雲南公以百人從行以戰以取鼓勇先登為大將識拔雲南既平斂兵而還名入闕下論功行賞昇授長沙左所千戶公既拜恩奉符文過廣信挈家上任千戶王公及同

寅周公送至西門外執爵言曰公其自此昇矣一郡之寄我誰與諮謀乎予起而觧之曰有功加地進律古之盛典以公勳在邊廷名在簡冊則夫進官升秩有不容已者豈廣信所能久覊也耶昔漢新息侯南定交趾表功銅柱圖像靈臺此公家世事也今天子垂意韜畧之士制武功爵錫貂冕以表儀朝宁以公淮産之英戰多之績安知不為公為侯與新息侯相望於千載之上哉衆以予言為然酌酒言别而俾予叙以贈

送長沙鄭千戶上任序

國家誕受天命四方九宇悉主悉臣而雲南小醜僻在荒陋未入職方遂命熊貔之將虓虎之師一舉而郡縣之由是雕題鑿齒之流漆頭花角之衆以朝以貢旦夕往來不絶於道而聖明之化益大以遐矣吁其不極盛矣乎寧國鄭公景祥智勇之士也為廣信百夫長將凡二十年師征之日獲預行間既定中慶遂入邏邏斯之地羣蠻列柵保險猝不易拔公鼓勇先登諸寨相繼款

服行營嘗上其功洪武十七年冬上命之來朝授長沙衛右所千戸所以示勸典也夫師克用命固足以成將帥之勲而賞不踰時尤所以示人君之信以公職居偏裨而功在上多則所以奉成命而綏寵禄者不在茲乎長沙在三江五湖之中左控荆門右通夏汭實東南用武之地金城湯池所以綏勇畧而奏膚公者多有其人令天下太平耕桑千里熙熙然仰字俯育之時也然而樓櫓之備器械之修所以警戒不虞者固上下所宜同

致其力者也夫嚴於備禦則疆域靜勤於綏撫則民心安長沙節使既克承屏翰之寄矣公其盡心周旋以古名將自期哉公既拜恩過廣信携家以行千戶王公與同寅周公且賀且餞以予在斯文請為之序

雪霽圖詩序

雪霽圖者元清江守李公圓嶠所作也皴法遠師董元近學馬遠而意匠經營精入能品其山之峻險者若鸞鳳之軒翥突兀者若車馬之奔馳橫者如案平者如扆

崇巒別巘盤薄起伏不可名狀而同雲積雪一色縞素
樓臺層觀仙居佛所天光下燭恍然不知其為人間世
也迺若野水微茫長橋偃卧古木荒籬閒門自掃有倒
屣迎客之意乘扁舟之清興者殆維其時巖广架广足
迹罕至而睡酣焦寢凍逼衣門者可以問無恙也峻嶺
巍峩脩途慄冽歷藍關而謫潮陽者髯鬚如見其人焉
想其運筆之時清氣吐吞傲睨今古所謂咫尺應須論
萬里者豈虛言哉圓嶠既沒五十餘年是圖流落人間

武林劉公購得之愛賞弗置自京師出入燕冀復渡海入遼氷天雪野無入而弗自得焉歲時速客每出以示曰是殆類我親歷矣按圖索象其在茲耶縉紳君子多為詩文賛詠之予得諦觀焉起而告之曰公可謂托物君子矣夫物之白莫雪若也當夫六霙飛洒萬象交輝凡汙而黐黮而黑者無不白矣人稟天地之氣以生人心衆理之會不與雪同其白乎且夫雨雪浮浮見晛曰流詩人之興以雪之霽也雪之霽以日陰陽動靜循環

無端於是時也俯仰上下我室我闥內融外明妙悟無
際豈獨山川之勝可玩可說也哉公由吏入仕所至以
清白稱令通守廣信與司一郡之寄靈府真君光華透
徹蓋將化炎熱為清涼變塵垢為皎潔者由是上瑤墀
登玉陛贊襄燮理致三白豐年之兆所以綏寵祿而介
遐福者不亦可乎莊周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者庶
幾在此此固畫史意外之意使圓嶠可作寧不有取於
予言哉公顧予一笑遂書以為序時洪武十八年歲次

乙丑三月十一日鄉貢進士具官鄭真序

梅隱詩什序

木植之在天下多矣獨梅稱百卉之魁彼其固陰沍寒萬木僵仆而瓊肌玉質傲睨山谷間回視凡葩俗卉馳騖於豪奢侈美之地不啻輿臺矣隱民逸士羨慕而培埴之其為德之似乎上饒徐饒彰父忠信慤實士也杜門求志不樂仕進所居多大梅每相羊其下理融心契慨然嘆曰孰使予不遇于時而樂焉忘返者非梅耶遂

號曰梅隱縉紳君子多為賛詠之其所以發明隱之為義者矣然隱者顯之對隱正所以為顯也寓情草木云乎哉想夫宴坐清適芳馨四来歳寒髙節永保貞固視夫軒裳珪組渺渺然羅浮一夢中矣迺今聖明在上將使髦俊之士版築之英從容廟堂之上是以狀元及第之榮宰相調羮之用皆於梅比興焉饒彰遠在林野而聲譽藹然我不知君終隱於梅乎梅終能隱於君乎於是倣小山叢桂賦招隱之辭曰歳晏兮氷雪謇孤芳兮

高潔紛夫人兮姱節挹前脩兮遺烈凜兮慄漻兮泬杳
冥冥兮巖穴嶮兮僻黷兮寂履巉巖兮峻陟閒林扃兮
深蟄賦考槃兮以遊以息邈羣仙兮姑射容姿澹兮的
皪炫皜素兮裳衣耿心腸兮鉄石青天指兮白日皦永
好兮焉極琴樽兮棊奕樂逍遥兮以永朝夕望天上兮
九重聖人作兮風虎雲龍仰黼扆兮重瞳衣冠肅兮會
同君胡為兮山中山中兮盤紆窈誰歌兮白駒攀南枝兮
躊躇虎豹吽號兮熊羆嘯呼日將暮兮孰華子玉佩兮

瓊琚盍翺翔兮宸都吁嗟山中兮不可以久居饒彰聞之曰是所謂誘我者耶我於木母揞終身矣予知其不能屈也遂序于羣言之首

大江圖詩序

江右山水郡稱吉安吉安屬邑凡九而言水文江為勝江控上下流綿絡數千餘里羣峯環列其髙而鋭兀而起迤邐而平衍者若筆之削架之横而几席之奠也由宋以來若參政六一歐陽公丞相平園周公文山文公

生相先後而其文章之懿功業之盛節行之髙與文江山川相為無窮矣百餘年來風聲氣習猶有存者嗣而續之將不見其人乎趙原髙氏純謹慤實士也家居文江為天潢舊族際今聖朝以才行薦為江西憲府吏處心公正論事平允上下咸以能稱原髙自念有母在堂望家咫尺未及遄邁而情有弗能自已者於是即文江之勝繪為一圖時焉展玩俯仰上下神馳意往庶幸母之安以慰其心焉縉紳君子多為詩歌以賛詠之以予

職在斯文俾為之序夫母子之親彞倫所重陟屺之詩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而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一則孝子述其親之望而欲其歸一則人君序其臣之勞而本其情此詩人忠信之至也原高服勞憲府而念念其親豈以家事廢國事以公義廢私情者哉且夫地靈人傑古今所稱眉山以三蘇父子而益重于蜀鑑湖以賀公季真而益著于越夫有其地而無其人則其山川之氣亦抑鬱而不

舒矣以文江為吉水之勝先哲之生固多後人續之豈少哉後人不以先哲為心則不惟上負明時下負所學抑且有媿於山川之神靈矣夫出處隱顯一致而已然而林泉窮僻孰愈朝市之富臺憲之貴草衣木食與田夫野老相羊東阡西陌間孰愈紀綱要地操持文墨謀謨畫諾為繡衣豸司天子耳目之寄哉原高職在憲長以賓禮待之所以期望者至矣有事焉勿忘焉爵禄之來如鄉先達以顯親揚名可也豈徒有事山林間戀

戀慕有作佛事以薦福者於以見公純孝之至以心感心矣夫親喪固所自盡也天理人心非由外鑠原始反終情所弗忍而禮無不至於其氣之絶也升屋履危以其上服三招之則猶兾其復生也不生矣於是制為死具故飯而含致孝養之宜不欲其親口齒之虛也衾而襲致歸全之義不欲其親體膚之露也乃若朝夕之奠祥禫之節其於四制之義亦云脩矣以公文學政事上承恩寵一麾出守太夫人在堂限以官守缺於定省壽

考奄終棺衾殯斂弗躬弗親想其瞑目屬纊之辰正安車奉迎之日倚閭之望莫致陟屺之悲無窮公於是亦無以為情矣然而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變而不失其中不亦可哉奔喪之禮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茲固不能以留公矣入境至家升自西階服喪盡禮有如初喪賓客固有吊而大悅者矣先隴之陽有若堂若防者窆焉窆焉藏焉想其志氣神明之存望望然皇皇然追而弗及求而弗得也而欲報之德終其身弗忘天地鬼神實

臨之孝感之徵將見嘉禾之生醴泉之湧赤烏白雀飛翔馴集於墓田之左右矣國家以孝理天下異日金花紫誥推恩泉隧不曰忠孝萃於一門乎此固予所望於公者也於其行學校之士以公有德於斯文効蓼莪之詠為公祖道而予為之序

又

古喪禮雜見傳記多矣而於奔喪一事尤致意焉蓋禮莫大於送終人子之於親死生大變豈不欲曲盡人事

哉然或服勞于公官守言責有不可廢公義而狥私情故於親之疾不克致湯藥飲食之奉没不及親棺衾殯斂之具是以先王制為奔喪之禮有望境盡哀及門升自西階之說所以順情而為之節文也嗚呼慎終追遠民德之歸厚也可不重哉益津劉公循理奉上命知廣信府事上任三月以母夫人在堂取以就養未至而其家以母夫人卒訃諗之則九月十八日正遣使奉迎之時云公號慟仆地即日徒跣登途廣信士民攀留莫得

有些哀於其母者曰母子至親一氣分兮於惟夫人慈而仁兮篤生我公子我民兮大義彜倫親所親兮親曰仙游公弗留兮民心悠悠曷其有瘳兮惟公之思緊夫人之悲兮百身可贖我焉辭兮予聞而觧之曰親莫重於母子愛其子以及其母斯其為人情天理之至哉夫公之得其民如此則公之為政可知矣初公之别其母也葢以致君澤民為念不以舍朝夕定省為戚也千里南來司一郡民社之寄尺書傳報固足以慰其母之心

矣然而鼎釜之娱莫致風木之憾遽聞則亦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且夫親者我之所自出也非有賢母不有賢
子以太守公本家教之盛以及夫人人是夫人為不死
矣先靈在天昭昭不昧公其慎於禮哉將行合府所屬
咸以公之德不能忘也請予文以餞夫人心所向風化
所由成也採輿人之頌以傳之其非士君子所當用心
者乎若乃宅兆之安寢席之薦載諸禮經則公固素學
之矣予不得而贅也

歸者三十餘人則其心之所感如此也公世家益津田園之入足以娛親初仕耒陽祿賜之厚既得致慈顏之奉矣何有臯魚之憾乎然而大孝終身之慕公何敢自已其心耶北望燕山千里遄邁衰絰上堂見其母之殯如其母之存也戀戀之誠何如哉以蕝以祭祥禫如式三年服闋起復登朝德業之盛必有上報國家下及民生矣豈獨一郡被其澤哉於是衆以為然相率再拜揮涙而別予與推官同致僚友之誼為之序以餞云

同前為李經歷作

予以非才為有司薦入天官蒙恩授廣信府經歷與知府益津劉公相先後而同日上任闔郡之政咸仰成於公凡害之未除者剷削無遺利之未興者設施恐後由是吏民向風吐情供實獄訟之決舉得其要貨財之征應時而集稅貢之登倉庾之實禮樂祀典之謹戈甲器備之修而又勉勵學校嚴賞罰以别勤惰創三皇殿使其師弟子瞻敬而企仰焉予不能事事而有太守公在

上為之綱維私竊自喜庶幾可無戾矣居無何公之母鄭氏以卒訃公即委篆於通判李公徒跣哀經望燕山而馳焉六曹之吏若典皆曰公我父母也自今何所承命奉教以為依歸哉欲留公弗得請予通其意予誥之曰諸君子之於公固為厚矣其如禮制何且我聞之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公以太夫人之命出事天子一麾出守士民皆稱為賢臣職盡矣太夫人壽考奄終五福具備則公純孝奉養所致也限以官守千里在遠殯斂弗

親苦心荼毒計日兼程言遄言邁豈為君等留哉夫攀轅卧轍不欲公之去者諸君子之情也星言夙駕亟去弗顧者太守公之情也情之所在理之所在豈不為兩得哉傳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乎予於公有賔僚之契尤不忍別者於諸君子之請心實戚戚焉公行矣山川深阻氷雪歲寒其節哀順變以圖大事朝夕服食之宜必致其謹毋徒以齊踈飦粥毀瘠傷生也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三